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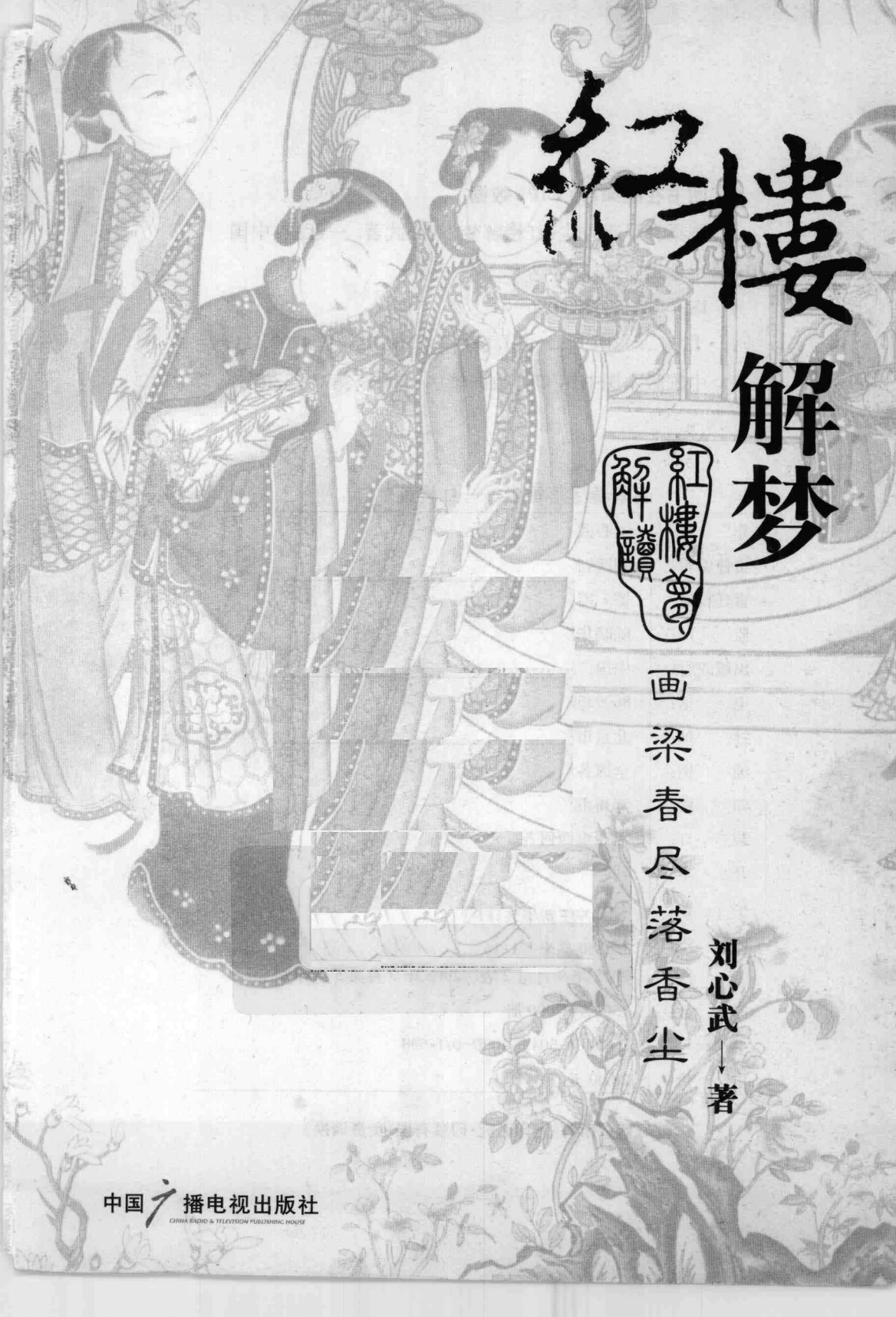


# 紅樓

## 解夢

刘心武  
↓  
著

画梁春尽落香尘



# 红楼 解梦

红楼  
解梦

画梁春尽落香尘

刘心武  
↓  
著

中国  
广播电视出版社  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梁春尽落香尘:红楼解梦/刘心武著. —北京:中国  
广播电视出版社,2005.9

ISBN 7-5043-4096-0

I.画... II.刘... III.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42326号

画梁春尽落香尘——红楼解梦

作 者:	刘心武
责任编辑:	刘跃钊
责任校对:	谭 霞
监 印:	陈晓华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: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装 订:	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
开 本:	680毫米×980毫米 1/16
字 数:	240(千)字
印 张:	18
版 次:	2005年9月第2版 2005年9月第5次印刷
印 数:	15000-27000册
书 号:	ISBN 7-5043-4096-0/I·538
定 价:	2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自序



“画梁春尽落香尘”，这是《红楼梦》第五回里，概括金陵十二钗中排名十二的秦可卿命运《好事终》曲的头一句。

秦可卿到《红楼梦》第十三回就死掉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版本里，按情节描述，她似乎都死于疾病。但在第五回里，关于她的册页里，“画着高楼大厦，有一美人悬梁自缢”，很明显，在作者原来的构思里，她其实是上吊而死的。《好事终》曲的头一句，是把“高楼大厦内美人自缢”这个画面诗化了。我很早就对这个《好事终》曲疑窦丛生。对于贾府也好，对于秦可卿也好，究竟有什么“好事”没能成功竟至于“終了”？“画梁”、“春尽”、“香尘”这些意象中究竟蕴含着些什么玄机？作者为什么后来要删改关于秦可卿的文字？

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如今，我顺着以上线索作了一番探究，到目前已积累了十年成果。我诉诸的文字，不仅有学术论文，也有学术随笔，更有别开生面的探佚小说。这本书就是这些成果的一次展现。

《红楼梦》研究早已形成一门特殊的学问，世称“红学”。“红学”早有许多分支：首先是研究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的一大支，包括人物论，然后

有关于其作者与家世的研究，构成了“曹学”；再有版本学，有研究传世抄本里多以脂砚斋署名批语的“脂学”，有研究其中大观园的“园学”，研究其中诗词歌赋当然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分支，就连研究其中节庆风俗、器物服饰、烹调茶食也构成了耀眼的分支。我的研究，因为是从探究秦可卿之谜入手，十年前就有人戏称我搞的是“秦学”，原来我听了挺不好意思的，现在我要坦率地告诉读者，积十年研究，我的心得已自成体系，把这一体系概括为“红学”研究的一个新分支，命名为“秦学”，不但是未为不可，而且完全当得起了！谦虚固然是美德，但眼下中国更应提倡的是创新的勇气，而创新，首先是要开创新的思路！

我的“秦学”研究，一步步地突破。有人说“红学”研究难在“话已说尽”，我却以为难在突破旧框框，突破旧框框就必须善察能悟。在这本书里，读者可以发现，至少以下这些察觉憬悟，是百多年来“红学”研究中前人未及道出的：

秦可卿的出身，按作者原来设计，不但未必寒微，她实际是有着“义忠亲王老千岁”家族的血统；

秦可卿遗言谶语“三春过后诸芳尽，各自须寻各自门”中的“三春”不是指人，而是指三个春天；

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名称，不是随便那么一取，而是影射在宝玉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四位女性；

芦雪庵联诗，其实是曹雪芹为家族和自己写下的传记；

.....

我的研究，得到“红学”前辈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点。我们完全是君子之交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只到他家拜访过一次，另在一些公众场合大约见过三四次。我们的主要交流方式是通信，以及在文章里呼应、切磋。周先生看到我一些文章，会主动给我写信。他一眼视力为0，另一眼视力仅0.1，写下的字每个有蚕豆甚至核桃那么大，往往互相重叠，常常落款为“盲友”，每当展读，我都感动莫名。他有时还口占一绝赠我。这本书里引录了周先生一些文章、书信，为了使读者能够知道他是为了我哪篇文章而写

来的，所以被当作我的文章的附录印在后面。其实他的这些文章和信件都有极其珍贵的独立学术价值，相信将来周先生出全集时会悉数收入，这本书对这些文字的排入方式实为不恭，恳盼周先生和读者见谅！

这虽然是一本“红学”著作，但因为 I 本来是个写小说和随笔的，所以，自信我的笔触让读者读来绝不会感觉枯燥。我把最新的一篇《帐殿夜警》排在最前面，笔法像小说，但所据资料都很严谨，内容很学术，通体可以说是文史大随笔；读完这篇，一般读者可以马上去读书中最后的三篇探佚小说，阅读它们应该是很过瘾的。其余文章，则可以慢慢地挑着读。我希望这本书也能成为一般读者消遣、消闲、怡情悦性的读物。

当然希望而且殷殷地等候着批评指正。“红学”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，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，谁能垄断这个话语空间呢？推动“红学”发展的方式之一，就是进一步加强这个话语空间的共享性。共享的方式，可以是嘤嘤求友，更可以是切磋争鸣。我的“秦学”研究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，也是一些饱学之士对我驳诘与我争鸣给了我很大的推动力，比如陈诏先生。我希望这本书也能有所反响，引出读者的讨论。

刘心武

2003年2月18日 温榆斋



紅樓解夢



警幻仙姑

画 梁 春 尽 落 香 尘

## 目 录

自序.....	1
<b>红学论说·阅红随笔</b>	
帐殿夜警.....	3
红楼探秘.....	15
——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	
再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.....	30
“秦学”探佚的四个层次.....	37
檣木·义忠亲王·秦可卿.....	43
[附]周汝昌:	
铁网山·东安郡王·神武将军.....	47
[附]刘心武 2002年9月16日信.....	49
[附]周汝昌先生壬午中秋后二日信.....	51
张友士到底有什么事.....	52

紅樓解夢



史湘雲

画梁春尽落香尘

“友士”药方藏深意·····	55
可人曲·····	58
园中秋景令·····	61
《广陵怀古》与秦可卿·····	64
贾珍何罪·····	67
元春为什么见不得“玉”字·····	71
“三春”何解·····	75
[附]周汝昌:读《“三春”何解?》·····	77
《红楼梦》中的皇帝·····	79
牙牌令中藏玄机·····	84
[附]周汝昌先生壬午九月信·····	87
北静王的原型·····	88
[附]周汝昌先生壬午9月19日信·····	92
老太妃之谜·····	93



紅樓解夢



秦可卿

画 梁 春 尽 落 香 尘

芦雪庵联诗是雪芹自传·····	96
太虚幻境四仙姑·····	100
[附]周汝昌先生 1999年12月12日信·····	102
“枉凝眉”曲究竟说的谁·····	103
“三十”与“明月”·····	108
妙玉之谜·····	113
再探妙玉之谜·····	117
雅趣相与析·····	122
薛宝琴为何落榜·····	125
贾母天平哪边倾·····	130
“金兰”何指·····	133
贾环的皮肤饥渴症·····	136
黑眉乌嘴话贾琮·····	139

紅樓解夢



妙玉

画 梁 春 尽 落 香 尘

腊油冻佛手·羊角灯·····	142
龟大何首乌·····	145
红楼梦烟画·····	148
远“水”近“红”·····	153
伦敦弘红记·····	156
讲述《红楼梦》的真故事·····	159
——贺周汝昌先生从事“红学”研究五十年	
满弓射鹄志锐坚·····	164
——读周汝昌先生《红楼家世》有感	
<b>红学探佚小说</b>	
秦可卿之死·····	169
贾元春之死·····	200
妙玉之死·····	233

红学论说·阅红随笔

秦可卿







## 帐殿夜警



### 1

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深秋，北方已然草木凋零，江南山水却还没有卸去彩装，表面上生活如常，但茶楼酒肆里，渐有流言令人惊骇，从贴耳细语，到叩案喊喳，很快地，这动向就被皇帝的耳目获悉。

康熙在江南最大的耳目，就是江宁织造曹寅。那一年他51岁，给皇帝当差之余，他弄文学、玩藏书，当时他校刊了自己喜爱的闲书《楝亭五种》及《楝亭十二种》不久，其中有一卷是《糖霜谱》，专讲精致甜食中一个小类别的制作工艺，可见他的闲情逸致有多么丰富细腻，生活状态是多么优裕高雅。但当他搜集到那流言时，真是如雷灌顶，心乱如麻，他还没来得及向皇上汇报，邸报就到，邸报的内容，竟证实了流言不诬，于是他赶忙写下奏折，其中说：“臣于本月二十二日得邸报，闻十八阿哥薨逝，续又闻异常之变。臣身系家奴，即宜星驰北赴，诚恐动骇耳目，反致不便。二十三日以来，民间稍稍闻之，皆緞布两行脚力上下之故。将军、总督严禁盗贼。目下江南太平无事。米价已贱。”这奏折写得既情真意切，又很技巧——把流言出现的时间列在官方内部通报之后，查明流言的来源是流动于南北的为商行运

输绸缎与布匹的脚力，同时表示已注意在此关键时刻“严防盗贼”，更以“江南太平”与“米价已贱”安慰圣上。

2

邸报里所说的十八阿哥，是当时康熙已有的二十个序齿儿子之一，薨逝时才八岁。康熙虽然儿子这么多，但他的父爱绵厚无边，对这个爱嫔王氏所生的十八阿哥，那时尤为宠爱，那一年循例的木兰秋狝，他不仅让众多已是青年或少年的王子随行，还特别把十八阿哥带在身边，北方的秋天昼夜温差很大，这样的武装旅行对一个八岁的儿童来说并不适宜，果然，半路上十八阿哥就发了病，以今天的眼光，那病症大概是腮腺炎，并非绝症，但那时的太医们竟不能救治，康熙搂着爱子，殷殷祷祝，甚至说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，来换取十八阿哥的生命，高烧的十八阿哥在八月底一度病情好转，康熙欣喜若狂，但好景只是一闪，到九月初二早晨，十八阿哥撒手人寰，康熙悲痛欲绝。

如果单是十八阿哥薨逝，民间缎布商行的脚力也许没有多大散布其消息的兴致，但随之发生的，即曹寅在奏折中所不能明书只能暗喻的“异常之变”，那才是朝野不能不关注的，缎布商行脚力从北京回到江南一路上所散布的流言，就是这个“异常之变”。

怎么个异常之变？

退回三十三年，康熙十四年底（按公历已是1676年），康熙立嫡子（若论大排行则是二阿哥）胤礽为皇太子，当时胤礽还不足两岁。皇太子从小得到娇宠，懂事后康熙请来当时硕儒教他功课，并遵从祖训教其骑射，在康熙精心培养下，皇太子满、蒙、汉文皆娴熟，精通四书五经，书法也很好，善作对子，十多岁时就写出过“楼中饮兴因明月，江上诗情为晚霞”的名对，五周岁就在狩猎中射中过一鹿四兔，成年后辅助父王处理国事，显示出政治方面的才干，康熙几次出征时都曾委托他留京代理政事，对他的表现大加赞扬，说他“办理政务，如泰山之固”，后来虽然对他的一些缺点有所批评，如指出他对发往父王率军出征地的包裹捆绑不严多有到达后破损的，应及





时改进等等，但总的来说，至少从表面上看，胤禔的接班当政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，绝对不会有有什么“异变”。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像曹寅那样的皇家亲信，也都习惯了在效忠康熙皇帝的同时，也效忠皇太子胤禔，这贯穿在他们的思维与行为当中，丝毫不曾动摇过。可是，万没想到的是，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六，康熙废黜了皇太子，并昭示天下。

这场“异常之变”，不仅使曹寅的心灵蒙上了阴影，而且，一直影响到他的子侄以至孙辈。

### 3

“异常之变”的触发事件是“帐殿夜警”。

所谓帐殿，就是木兰秋狝时皇帝驻蹕的营帐。据康熙自己说，胤禔除了他早已发现的不肖种种之外，“更有异者，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……令朕未卜今日被鸩、明日遇害，昼夜戒慎不宁，似此之人，岂可付以祖宗弘业！”

究竟有没有“帐殿夜警”这回事？和宋代的“烛光斧影”、明代的“挺击”、“红丸”、“移宫”等宫闱疑案一样，清代康熙朝的这个“帐殿夜警”事件，也相当地迷离扑朔。康熙在宣布废黜皇太子时，当着已被绑缚的胤禔以及陪绑的几个王子，还有重臣和供奉于朝廷的西方传教士，愤激地历数胤禔的罪行，吐露出许多的旧恨新仇，特别是胤禔在幼弟十八阿哥病笃父王焦虑万分的情况下，竟然无动于衷，毫无忠孝义悌，说到竟然偷窥圣躬居心叵测，痛哭仆地，大失威严常态。但数日之后，康熙略微冷静些，就觉得皇太子似乎是疯癫而非谋逆，回京途中，大风环绕驾前，康熙认为是天象示警，回銮后他又分别梦见了祖母孝庄皇太后和胤禔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，前者是立胤禔为皇太子的决策者之一，后者是他最爱的女人，梦里两位女士都面有不悦之色；这期间，查出是庶出的大阿哥利用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以巫术镇魇了胤禔，嗣后他连续召见了儿回胤禔，发现胤禔疯态消失，他也就心里越来越宽慰。四个月，他复立胤禔为太子。

雍正当了皇帝以后，因为他很可能是矫诏盗位，所以，大肆修改康熙朝的档案，有的干脆就毁掉，他那时候关于“帐殿夜警”的版本里，说是康熙曾在夜半觉得有人逼近帐殿里的御榻，还发出了声音，那身影声气分明就是胤初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不用别人揭发，康熙自己就是胤初图谋弑父弑君的活见证，但康熙为什么在宣布胤初罪状时只说他是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”呢？又为什么会在四个月恢复他的皇太子地位呢？据雍正朝也没改掉的记载，胤初被废押解回京囚禁于宫中上驷院临时帐篷内时，为自己申辩说：“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，事事都有，只是弑逆的事，实无此心。”这大概更接近于事实。“帐殿夜警”，恐怕是被人举报而非康熙自己发现的。

有历史学家指出，康熙的皇权与胤初的储权之间的矛盾，是一步步发展、暴露、激化起来的，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康熙起头溺爱胤初，达到相当荒谬的程度，例如他任命胤初的奶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主管，不是因为此人有人品才干，仅仅为的是胤初取用皇家诸种供应的方便；在仪注上，康熙后来后悔地说：“皇太子服御诸物，俱用黄色，所定一切仪注，与朕无异，俨若二君矣！”太子渐渐长大，对于自己的“千岁”地位自觉意识越来越深化，在父王出征时期留守京城当“代皇帝”很过了把瘾，其党羽也日益增多，且在权利欲望上往往比他更表现出急迫张狂，这就更强化了胤初“何日为万岁”的心理趋向，但康熙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，是个长寿之君，胤初隐忍的接班欲望，与康熙不到寿终绝不放权的明显态势，导致了他们父子君臣关系难保平衡的悲剧性结局。历史家从政治视角如此分析当然非常有道理。但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存在，康熙也好，胤初也好，其心灵都是非常复杂的，他们的冲突里，应该也杂糅着另外的，非政治性的，与权利、财富不一定结合得那么紧密的心理的、情感的冲突。这个领域应该由文学艺术去切入。

会不会有文学家，乐于来描写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底到九月初那些日子里，木兰秋狝营帐中发生的故事呢？特别是在夜深人静之时，皇太子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”的诡谲一幕……但写这样的小说至少要了解一下当年“帐殿”的布局，据史料，秋狝之典参与者总数可达一万数千人，所有人员包括皇帝均宿帐幕，届时设行营卡座，各按秩序排列，中间的黄幔城是皇帝居所，外加网城，设连帐一百七十五座，是为内城；外城设连帐二百五十四







座，又有警蹕帐；整个营盘内圆外方；再外围是蒙古等诸王公、台吉营帐。皇太子的营帐可以想见是在皇帝御帐附近，但深夜躲过密布巡逻值守的人员，私自逼近御帐，绝非易事，要想使小说情节符合逻辑，特别是细节合理，下笔可不那么轻松。我们都知道 1919 年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国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，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”这个句子，现在引用者多加标点断句为“逼近布城，裂缝向内窥视”，这镜头实在恐怖，因为“裂缝”作为动词，那胤初彼时就非动用匕首等利器不可，杀气弥漫；但若另行断句理解为“逼近布城裂缝，向内窥视”，那就无需使用利器，胤初的形象也就非凶神恶煞，而是被窥视欲的心火烧得癫狂的一个可怜虫了。试问，御帐会有“裂缝”吗？如果把“裂缝”理解为“破开的缝隙”，当然不可信，但帐幕毕竟是由若干块布幔叠围合成，用手拨开便可出现“裂缝”的部位未必没有……

“帐殿夜警”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原生态的真相，永难揭示了。

#### 4

“帐殿夜警”之后，又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故。上面提到四个月，胤初复立为皇太子。但“帐殿夜警”一事倘不是康熙亲自发现的，那么，是谁向康熙告的密？康熙始终不曾揭破此谜。当时随扈皇帝的诸王子里，年龄比较大的是大阿哥胤禔（36 岁）和十三阿哥胤祥（22 岁），他们都属于反皇太子的阵营，在秋猕营帐中的位置应该接近父王与皇储，因此很可能是他们向康熙告的密。胤禔很快又被三阿哥揭发，是他利用蒙古喇嘛魔了皇太子致疯，后来果然在他的府邸里搜出了用来镇魔的木偶多具，康熙盛怒之下将他削爵圈禁，他的余生在圈禁中度过，雍正十二年 63 岁时死于禁所。胤祥的遭遇很奇怪，他在康熙三十三年第一次分封王子时因为还小，未受封可以理解（那一次只封到 13 岁的八阿哥），但在太子复位后康熙四十八年的分封里，连十四阿哥都受了封，唯独他未受封，这情形一直持续到康熙薨逝，雍正当上台后才受封为怡亲王；康熙为何不封他爵位？在未予说明中，我们可以悟出，他在“帐殿夜警”事件里一定是扮演了告密者的角色，